

四
書
稗
疏

四書稗疏卷二

船山遺書

明衡陽王夫之譔

孟子

萬乘之國 集註謂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當七國時提封皆踰千里足知非謂天子且殷周之有天下未有弑君之事弑君者齊晉秦楚耳魏冉封陶黃歇封吳土地廣於三代之後封千乘之家亦非天子公卿也於萬乘言國則非天子明矣於千乘言家則非縣內諸侯亦明矣若春秋所紀周召毛祭劉單皆得有國不言家也周末兼并疆者數圻固不待言卽在周制未亂之日魯號百里而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傳偁泰山在魯封內則泰安

泰山在州北五

里甯陽曲阜泗水

龜山在縣東北五十里

新泰蒙陰

蒙山在縣南四十里費縣

蒙山在縣西北八十里

沂州之地

許田在州西北八十里

橫亘數百

里非果儉於百里莒子國耳當方五十里而有牟婁鄭鄆

防茲牟夷邾附庸也不能五十里而有漆閭邱濫升陘訾

婁沂西鄒東下邑如此其多土田兵賦從可知矣則諸侯

之封地不盡如孟子所云千乘之國宋衛中山之謂也萬

乘之國孟子嘗以稱齊燕而七雄皆是也邦國車乘依司

馬法每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

論語鄭注司馬法曰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賈洛州以此是邦國法

大國三軍

謂方五百里之上公元

軍萬二

千五百人三軍凡三萬七千五百人以乘計之則五百乘

也次國二軍

謂方四百里之侯魯猶次國也故二軍

凡二萬五千人以乘計

之則三百三十三乘三分乘之一小國一軍

謂方三百里之伯而子男

不與萬二千五百人以乘計之則一百六十六乘三分乘之

二畿內車乘依司馬法每乘士徒三十人

周官鄭注司馬法曰革車一乘

士十人徒二十人賈王六軍凡七萬五千人以乘計之則

二千五百乘若邦國千乘則士卒七萬五千人王畿萬乘

則士卒三十萬人古人用兵無如此之多者惟戰國白起

暴鳶王翦之流始空國而興數十萬人之師以此推之則

千乘萬乘殆如唐之更番宿衛宋之廂軍禁軍賦以充伍

者多而出以任戰者少也又按王畿千里及公五百里侯

四百里伯三百里亦是大概言其率如此其質則以軍乘

多少制也王萬乘而六軍則四而用一以戰也侯千乘而

二軍則三而用一以戰也審然則上公元侯宜千五百乘而三軍伯宜五百乘而一軍皆三而用一以戰是則公伯或稍小於五百里三百里畿內除四同以制鄉遂又出萬乘稍大於千里也然亦皆相近惟侯國適如其數焉若七雄之云萬乘則自邦國車乘而積之萬乘而有士卒七十五萬之衆又倍半於周然其中如韓則不足而楚更過之要亦是大概言也

釁鐘 釁血祭也其禮有二一殺牲以血血之卽以爲祭

無復酒肴饋獻之節

約諸侯釁廟禮言之

一殺牲薦血而有酒肴饋

獻之節

說文釁从酉酉所以祭也故知有酒釁之或字字爲釁从且且俎也故知有肴釁字說文未收

血

血之釁其用又有二成廟釁之以羊門夾室皆用雞宗廟

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豶豚此釁鍾以羊皆交神明之

道也則凡百神之壇兆新成皆釁可知此於經無明文故

官小子珥於社稷祈於五祀爲釁然以經文證之凡有三

失羊人上言凡祈珥共其羊牲下又云凡沈辜釁積共其

羊牲明祈珥與釁是三祭其失一鄭云毛者曰釁羽者曰

釁而士師凡釁則奉犬牲大人凡釁川駮果如鄭所

云士師用之於宮兆始成時則非歲祀而肆師言以歲時

謂祈珥用之於宮兆始成時則非歲祀而肆師言以歲時

序其祭祀及其祈珥是常祭矣其失而廢成亦釁見固窳

三以此知祈珥之與釁非一祭明矣而廢成亦釁成亦釁

成亦釁說文釁血祭也象祭廟也从巛省故知窳成亦釁

從巛之意巛或字又爲巛以釁祭又施於玉鎮故从玉亦

字說文未收皆神之也凡此皆因宮兆名器之新成而祭

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樂記車甲衅而藏

之府庫羊人凡沈辜釁耻其其羊牲先鄭云耻讀爲漬漬

軍器也蓋初出師時軍器自鼓以下皆釁其祭名釁師還

復釁其祭名漬對文則異而散文皆曰釁也凡此皆因出

師而祭其用二也薦血之釁其用亦有二天府上春釁寶

鎮及寶器先鄭云釁讀爲徽或曰釁鼓之釁後鄭用先鄭

之物不宐以血汚之先鄭說較長小子釁邦器邦器卽寶

羊人釁眦先鄭云謂釁國寶此釁字先鄭亦嘗讀徽故買

讀龜人上春釁龜今月令孟冬釁祠龜筮先鄭於此雖無

尊貴亦同寶玉可疑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其雞牲先鄭云

以類推讀徽無疑釁凡此皆因尊貴之器有神歲一祭之其用一也

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小子釁邦器及軍

器主祧主後鄭於此亦注云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

之主尤八子孫所重以血塗之不安於心知非

也軍器若旄鉞

旄鉞尊於鼓不以血塗

凡此皆因出師而祭之其用

二也若其所由名則薦血之釁釁徽也祭之而祝其神愈

徽美也血血之釁釁

虛振反

釁音也祭之而祝其神保其物

之無釁

音問

隙也漢書釁鼓應劭注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

鼓釁呼

同

爲釁此經趙注曰新鑄鍾殺牲以血塗其釁卻

因以祭之曰釁夫宮室非渾成無隙者豈羊血之徧錮其

戶闢乎且鍾鼓有釁隙必不成音自當改鑄更冒以血塗

之曾何所補推尋應趙二家之意亦謂神保護其無罅隙

耳而集註仍趙注之文芟因以祭之之語幾不可解又考

諸侯釁鍾當以豕豚以牛以羊皆僭也天子之郊兆或可

用牛與

𦉳 按特性饋食禮主婦俎𦉳折鄭注曰𦉳後足爾雅云𦉳盡也後足於體爲末故轉訓盡也說文無𦉳字應是竦字形聲皆近因以致譌竦懼也言牛懼而𦉳閒筋肉顫動猶言殿栗也經文傳寫失真如此類者多矣𦉳音戶角反𦉳音息拱反趙注牛當到死地處恐見恐卽竦之義也廣雅作𦉳𦉳增加之字非說文所有

疾首蹙額 集註云額額也按額額也額鼻莖二字原不相假借且人心喜說則眉揚而額蹙愁苦則眉皺而鼻莖蹙易額爲額反矣集註又云疾首頭痛也痛自因病不因憂愁或因愁致病則且伏枕呻吟管籥不得而聽羽旄不得而覩矣疾首者蓬髮不理低垂喪氣若病者之容耳

明堂 明堂之法古今聚訟要出於公玉帶馬宮渚于登

諸人因緣呂不韋月令而文以陰陽術數迨班固蔡邕又

增飾支離形制乖錯競令匠石無所施其繩削其曰九室

十二堂

大戴記

十二坐

新論白虎通義

十二室

五經異義

十二宮者

月令論

皆據月令言之也以明堂左个卽青陽右个明堂右个卽

總章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元堂左个卽總章右个

一室兩嚮自非仲月居太廟匝兩月而共一室中央太室

四嚮皆室天子何面以施斧依諸侯百官班列何室之階

出入何室之戶說之不經乃至於此鄭氏駁五經異義云

盛德記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廂似秦相不韋作春秋時

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其言避矣且非朝非廟齋立一宮遠

在國陽百官府署不屬於左右天子舍其朝廟月駕以往先王未如是之迂也况明堂之立在國之陽一而已矣泰山之下巡守偶至無彌月之留何亦有之且天子狩於五嶽各以其時岱宗春事則建青陽三室而已足餘九堂何爲而建如使泰山之旁僅有三室則宜名青陽不名明堂矣考之明堂位有中階阼階西階門東門西東門外南門外西門外北門外應門外又曰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以門堂相次而論而應門在明堂之前又春秋紀雉門及兩觀相連則明堂卽在應門象魏之內非遠處南郊別有明堂審矣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般人重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堂崇一筵周有文世室武世

室魯有世室春秋曰世室之屋壞是也是世室卽廟之名也重屋者卽所云世室之屋也謂之明堂者殆以夏堂一尺殷堂三尺而周堂九尺較二代而尤高高則明故曰明堂耳且其文上則曰帝朝一夫下則繼以廟門闈門路門應門內九室外九室之制則明堂在王宮之內而卽廟又審矣穎容春秋釋例曰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壘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禮記注曰明堂卽太廟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

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璧離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凡此皆以明堂卽太廟也然周家七廟始祖及文武之廟皆尊於羣廟故皆曰太廟而明堂之爲太廟乃文王之廟也何以明之大戴記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其證一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注云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也又曰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衮冕負斧依卽明堂位所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也又曰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是諸侯請罪王者之大刑也又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升大史述命是諸侯受賜王者之大

賞也故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審是則明堂卽文王廟
其證二此經上言明堂下論文王之政其證三天子有臯
庫二門而魯以庫門兼之天子有雉應二門而魯以太廟
兼之天子有太廟始祖廟明堂文王廟亦曰大祖二廟而魯以太廟
兼之以其文比方之又足以明明堂爲文王廟其證四孝
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證五由是而其制可
得而言矣士大夫之廟小故室堂同基天子之廟大則室
堂異基而室特大故曰大室曰世室世卽大也考工記曰
五室凡室二筵周書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
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
牖高三尺皆室制也其言堂方百一十二尺者亦謂室基

耳高四尺者室基高於前堂之基也於百一十二尺之中規百尺施壁宇戶牖以爲大室室外有六尺之城耳又於百尺大室之正中施柱梁爲五室中央一四角四其壁皆以疏屏爲之可置可去

疏屏者木屏上爲疏窓下是板壁

每室之空皆

丈八尺故曰室二筵三室五十四尺四壁六尺總六十尺

故曰室中方六十尺必爲五小室者所以奉禮上帝及諸

神之玉也

上帝及諸神祀在郊兆無木主以玉禮之而郊兆無宮室故其玉皆置此

上帝之玉

在重屋五帝各於其奧而文王木主在大室之奧必去疏屏而總爲大室者以后稷廟有祫享七廟七尸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后稷至文王約三四十世文王至顯慎又三十餘世其主皆升食而薦熟必在室中非百尺之

室莫容也若文王祖廟武王宗廟雖無祫享而左傳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大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若然則祖祀文王時有上帝有文王有五帝又有本朝有大功之君若夏少康漢世祖之屬

非恢復舊物皆不在祖之中

以及從祀之聖人善人亦與祫祭相亞也其宗祀武王亦宜以繼世令主及勳勞之臣從享又與文王廟相亞也故皆須大室而羣廟則否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此堂制也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四面以一筵爲納陛前三三方各二所謂九階也九階之內方百二十六尺三分之以二爲堂一爲兩夾則堂廣八十四尺東西序各占地尺五是堂空九筵也中堂

之南北遠一壁地爲北壁是南北七筵也。祫享薦牲薦爛之時惟十一尸有筵其祧主無筵不與故足以容之。祖宗之祀惟上帝五帝及有功德之後王有筵亦足以容也。堂北壁之中東戶西牖則斧依所在也。戶牖之內無室卽北堂也。夾室一以藏祧主一以藏從祀之主。周書曰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雉門。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太廟亦曰大室。左爲左个右爲右个。此門制也。東應門者言自明堂之東出可通應門則明堂東門在應門之內。雉門之外也。其北門可通雉門其南門可通庫門則明堂之深。南齊應門北齊雉門也。雉門當在應門之內言雉門在外者非若其西門則僅可通臯門不

可自後繞之以北通也其明堂青陽總章元堂則四門之

堂名也左右个則門夾室之前也

宮總名明堂正堂名明堂而南門亦名明堂南

門正門也故

獨擅其名云

堂基廣百四十四尺三之二以爲門基方九

十六尺也三分之東夾一堂一西夾一各三十二尺南北亦三分之兩夾北一兩夾南一亦各三十二尺也門廣二丈一尺樹塞門在外方十六尺也樹及兩夾之前每月頒政之所也閏月則在門左屏之中樹之內也記言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者南門謂應門明堂之制備於此矣若此經所云王者之堂則亦天子巡守之行宮而已蓋天子巡守必奉禘主及禮神之玉以行及至方嶽之下宿於行宮而行宮之左亦爲明堂以奉禮神之玉及禘主其

制相倣彿然亦不能如國中明堂之備矣荀子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楊倞注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嶽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爲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是楊氏以方嶽之明堂卽覲禮之壇然壇者隨地會諸侯之所但爲壇壝無復宮室周不巡守四百餘年壇壝豈復有存何待宣王之毀故知壇之與方嶽明堂似同而實異也蓋壇亦倣明堂爲之又加畧焉事至而築事過卽毀耳楊氏以此義釋荀未爲得也又引築帝宮以釋荀近之矣

褐寬博

集註云褐毛布蓋本淮南高注

覽冥訓

毛詩鄭箋

及後篇趙注以毳織之若今馬衣者之文以爲說考馬衣

卽左傳定八年之馬褐蓋以極粗之毛布爲之若今之毯雖至賤無以爲衣者卽令爲衣而織毳皆至燠之物許子安能常衣不畏暑月之喝乎若毛布之精者則又價倍紈綺故後漢書烏桓傳曰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氈毼廣雅曰氈毼屬也漢書高祖紀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屬注曰屬織毛若今氈及氈氍之屬皆言其貴也安得言褐卽爲貧賤之服褐又出北方南土所無自非富貴人鮮有衣褐者許行生長南楚服用樸儉舍其土宜之布而求褐於北賈愈不憚煩矣審是則褐之爲義自當以趙注後二說爲確趙注曰或曰褐泉衣也卽說文襜褕編泉衣也褐編泉鞞也之說蓋編未績之泉爲衣衣之極惡者一曰粗

布衣也卽說文一曰粗衣之說然編臬之衣亦不常見二說又當以粗布衣爲確但許趙二家皆主衣爲言似褐乃衣名如裋褐之褐然考之史記劉敬傳曰臣衣褐衣褐見衣帛衣帛見此經亦以衣褐與冠素竝言則褐與帛素相對者也似又當以淮南注褐大布也之說爲定齊俗訓寬博云者謂貧賤之夫內無裘纊之觀外披一布邊幅不收卽當闊大也

夫里之布 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但言有里布則亦視一里之中各家所當出之布而不以無絲臬捐之耳非重困之令出二十五家之布如後鄭所云也設使故爲苛征以示罰雖有其令必

不能行。徒以釜楚追求。致罷民之死。曾謂先王而有此已甚之政乎。夫家之征。謂夫布及一家力役之征也。民無職事。罷不任役。而無所獲。亦必使之視九職之貢。平民之力。征抑可以警游惰矣。若如後鄭所云。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繇役。既出繇役。復出百畝之稅。罰已重矣。夫百畝之稅。十畝之收也。以管子畝鍾計之。則六十四石也。荀子曰。畝數益。一歲而再穫之。注。益二鬴。卽令二盆。一歲已八鬴。亦與畝鍾相近。李悝曰。歲收晦一石半。則十畝之收。亦十五石。罷民何所得此粟。以償重罰邪。況又給繇役。將何以堪。審是則後鄭之說不可用。明矣。蓋里布者。嬪婦之貢也。女貢也。夫布者。八職之貢也。男貢也。古有布縷

之征出於男丁婦者也周官謂之貢貢有九布糴其一也凡成丁之男婦各以所職貢之於王以充府庫其多少之率見管子管子云邦布之籍終歲十錢蓋謂三農一歲之貢也大率上農一家九人丁男五人二錢則十錢也然三農實貢九穀特以錢爲其平率耳周官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里布者二十五家合出布一匹也管子黃金平貢萬謂萬錢一金古以一鎰爲一金管子又曰經纍布百兩當一鎰小爾雅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匹說文曰匹四丈也以是計之則匹二百錢二十五家大率家丁婦四人則百人百人出布一匹亦是人二錢也此則嬪婦之貢也其餘圖貢艸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鳥獸衡貢山物虞貢澤物皆平其貢使人出二錢之物閭民無職則直出二錢謂之夫布此古貢家征者力役之征也征男物之法也周官又謂之九功

而不征女者也古力役之征周官謂之地征有地守地職掌固職云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因而頌其守者是也地職者謂溝洫道塗城郭障塞時宜修治者是也周官公旬豐年用三口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又凡起徒役無過家人是一家一歲三日也所爲之事卽地守地職但戍守之車不得使居中之民遠行戍邊亦不得使邊民獨戍意亦如漢過更之法也但漢過更三日出錢三百以李悝所言

粟石三十計之、已用粟十石、又漢法亦遠行成邊、非令邊民自戍、故戍三日費三百、古法當不用三百、但多少難定耳、地職有僱代之事、故均人曰收地守地職也、此則力役之大畧耳、皆常法也、平民之所易

趨、亦罷民之所難能、先王警罷民、不矜其難、亦不過苦、立

法之所以平與、但男女之貢、自先王時已立兩便之法、或

貢物、或貢錢、所以通奇零也、而貢錢卽不貢物、貢物卽不

貢錢、所謂薄斂也、迨至春秋之時、一概使民貢錢、然貢錢

亦不貢物矣、以管子邦布之籍終歲十錢知之、亦猶春至秋時稅私藏、而不籍公田變法之初也、至

六國時、以貢錢屬之廛、所謂夫里之布也、夫布本男貢里布、本女貢、是時

既皆貢錢、故不以九職區分、而以廛領口、總謂之夫里之布、以廛領口、又後世戶口之始、又復計丁男

女而貢物、故倍於先王矣、亦猶既稅私田十畝、復收公田爲什二也、此孟子所

以亟欲去之、以復其舊與、後鄭以九賦爲口率出錢九功爲九職之貢物、蓋沿六國之亂

制而言正孟
子所欲去者先鄭以布爲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

幣賈易物與後世鈔法相似。既不經見後鄭仍先鄭之或說以布爲泉然載師之文布與粟並言而布承宅不毛粟承田不耕之下自當爲布縷之布閭師及此經所言則當以泉爲正學者熟味自知之又按此統九職而言故下直言坻坻者兼商旅農在其中而又不僅商旅農也。

蹶者 集註云蹶顛躓也顛躓者固非心之過抑非氣之過不得云是氣也且顛躓則形氣交爲之動而不但動其心矣按越語蹶而趨之韋宏嗣注曰蹶走也蓋始舉足曰步流水步曰趨走曰蹶蹶則趨之甚者方蹶則心爲之揚厲方趨則心爲之悚敏故曰反動其心趙注云今夫行而

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殊爲無謂集註因之過矣

而勿正 集註云正預期也預期者躁於必得卽助長也按士昏禮必有正焉若衣若笄鄭注云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之使不忘然則正者徵也準也指物以爲徵準使必然也集義者徙義以日新其德而不倚物以爲定據故曰勿正有事則有守勿正則不執勿忘則有亟勿助長則不迫上以事言下以時言相互以起義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集註云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按古之城制都城不過百雉三丈爲雉百雉者面百雉三百

丈耳

城中積萬雉

三百步爲一里步凡六尺一里百八十丈三

里凡五百四十丈是三里之城爲百八十雉

城中積三萬二千四百雉

已過於大都矣七里之郭爲四百二十雉考城郭之差戰國策紹勃云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晉書段灼傳曰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蓋五里之城必七里之郭三里之城必五里之郭也此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者據二種城互文以相備耳若五里之城則三百雉

城中積九萬雉

以積言五里之城且九倍於大都鄭氏駁五

經異義曰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於周制未見其爲城郭之小者且此以地利言之而曰環而攻之而不勝亦以城大不易攻而言不當設言極小之城矣

兼金百鎰

集註二十兩爲鎰按五金之屬統名爲金唯

黃金貴倍，滙量況云兼金又價倍於常者，辟叢介國安所
得好金千二百兩以餽游客哉。兼者雜也。雜青金赤金白
金可以鑄泉布器用者也。青金鉛也。赤金銅也。白金錫也。
春秋傳楚子賜鄭伯金，與之盟曰：無以錫兵。故以鑄三鐘
則古者蓋以銅錫鉛爲貨，賄相餽遺矣。爲兵餽之言以鑄
劍戟也。

葬於魯 集註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沿趙注之舊
也。或駁之曰：使孟子以喪母歸，則父沒爲母三年倚廬，至
室三年不從政，豈孟子無三年之愛葬畢不反於鄒而反
於齊，踰禮薄恩亦至是哉。然孟子仕齊母從在齊，必已授
宅於齊，毋容祖禰之主不在齊也。則葬畢反齊，虞禰以終。

三年之喪詎不可乎或又曰充虞曰前日近詞也大夫三月葬則反齊在數月之內去終天之憾無幾時而從容談論於逆旅殆無入之心矣此又非也夫居喪不言者謂非喪事不言也此正屬喪事何故不言此皆不足以證非喪母也然以文考之則此必非葬母何以言之孟子曰且此化者謂死爲化達情而爲簡畧之詞不從生而稱母又不從沒而稱妣乃斥言曰化者何邪又曰無使土親膚膚爲誰之膚而言之不測何其忍也獨儉其親之文似宜爲母喪而或者又以魯平公踰前喪之說與木美相涉遂孤成其說而孝子於親雖極天下之奉不忍曰悛父母之前雖聖人在天子之位不敢自稱君子何弗之察也蓋言親者

故已統六親而言卽必以親爲父母則苟有子固夫人之親矣此蓋孟子或喪妻或喪子若從子爲之治葬耳有子故曰親君子云者以君子之道處其子也若以爲族親之親則與天下尤爲相對而文意尤順孟子仕齊母旣在齊則其妻子其兄弟及從子皆從於齊矣而孟子又魯公族孟孫之後先人墳墓在魯故葬於魯葬畢不反於鄒而反於齊者以齊之宅有祖考之主及母在也反於齊而留於嬴者此又可決其非妻子矣使果爲妻子必當反齊國都依其所居之寢廟以虞祔必其從子已別仕於齊於嬴有田邑故止嬴而卒哭耳曰不得不可爲悅又知其從子必仕矣謂之化者猶延陵季子之言骨肉歸於土耳曰校者

於其妻子心安道盡而亦可以慰矣從子猶子也而充虞已美之疑亦勿嫌於傷仁孝之心矣考之本文無不冰釋此之不審而又不知孟子之已授宅於齊不但誣聖賢仁孝之德而歸葬恩恩旋即適齊就客卿之位適以啟後人奪情之口實爲名教之大害可勿辨乎或又曰檀弓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彼書法如此其詳而此但曰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不言所葬之人必是二親無須言也然記文自有詳畧不可以彼例此也古者三年之喪三年不從政然必卒哭而致事畱其臣佐以治喪也期喪則聞喪卽致事卒哭而從政從子本期大夫降而大功然降在大功者與期無異若是則

孟子喪從子必致事以主葬事故書曰孟子自齊葬於魯而已瞭不必更設繁文也

成蹶 蹶一作覲齊之勇士以力事齊景公其言吾何畏彼者以角力言耳孟子借引以喻人之自強集註云彼謂聖賢未審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此經有難解者二前人亦嘗疑之矣然未有能釋之者其一猶是一家也何以周之授田遂倍於夏后氏徐氏曰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此則謂因乎民之奢嗇以爲多少也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周而大備也此則謂因

乎地之荒墾以爲多少也夫謂夏當洪水之後田多未墾故授田寡似矣然殷之於周又何以贏縮益差邪豈武王革商之頃域中之田遽墾其十之三乎故陳說非也孟子言百畝之糞以中農爲率食六人耳使夏果一家八口而廩授田五十畝則止食三人仰事俯育其何賴乎故徐說又非也蓋因口之多少而制田之多少也卽以周法考之家有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之異故孟子曰入口之家又曰數口之家何休公羊注曰五口爲一家而周官亦有家七人家六人家五人之文大氏五口以至九口則爲一家十口以上則分爲二家四口三口則爲餘夫二二口一口則爲餘夫一此周制也殷則以六口五口四口三口爲

家至七口則爲二家夏則以四口三口爲家至五口則一
餘夫一家也如是則奢嗇荒墾之說皆無當矣其二朱子
之所疑是矣朱子曰先王疆理天下爲畎澮溝洫大費人
力若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閒許
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
聞如此終難盡信鄭康成曰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傳
同叔曰詩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春秋傳夏少康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以詩與春秋觀之丘甸之法其來尙矣由鄭傳
二家言之則井田百畝之法周且洽夏而殷應無不同矣
蓋溝洫畎澮者所以限田而非以限家也卽殷授七十夏

授五十何不可兩家共耕一區

一區卽一夫

十家共耕七區乎

但周制家百畝則疆畔特明而夏次之殷則難明耳然周制田有五等又何能必家爲一區乎土則六等且一家而兼有數區矣況爲井牧則得方正一井九百畝其田之町土之規類表辨鳩度竝不能方正又何區之有乎蓋方里而井一井八家者以地言則曰方里以田言則曰一井以人言則曰八家特其相權之大率如此究其實或一井不必入家或方里而無一井烏可泥哉繇是以言則卽周授百畝未必家卽夫夫卽家而夏殷又何疑焉而所以百畝而家九口七十畝而家六口五十畝而家四口者又必有故蓋夏制地九等土六等而田三等周不易之地百畝一

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蓋出於夏制云其授之
也不易之地二家一夫一易之地家一夫再易之地二家
三夫公田隨夫分配蓋等少則制未備而口少則事易精
忠教也殷沿夏制土仍六等而田則四等矣上地食者三
之二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食者半田百畝萊百畝下地
食者三之一田百畝萊二百畝加上上地百畝而無萊者是
爲四等又上上每歲之收什而土地九中地入下地七既
於地分耕休又差其收之上下田事愈悉矣以下地百畝
爲定率下地一夫之歲收當上上七十畝故以六口爲成家而士大夫食
田食邑之制權此以起農重而士祿稍薄質教也其制上
十畝可受六口之家六十畝可受五口之家五十畝可受
四口之家四十畝可受三口之家餘夫一人二人皆受二

十五畝上地入十畝可受六口之家七十畝而五口六十畝而四口五十畝而三口中地九十畝可受六口八十畝而五口七十畝而四口六十畝而三口下地百畝可受六口九十畝而五口八十畝而四口七十畝而三口四等皆以十爲差者地

下者治之勞地上者治之逸也公田則合作

周則田之耕休仍殷而分上上爲

二等是田且爲五等矣定上什次九次八次七次六之率以授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八人田事愈悉矣而士大夫食

田食邑之制竝以上上九人起率士祿稍重文教也

上田歲耕

百畝而可食九人管子亦鍾之田周官不易之地家百畝孟子上農夫食九人呂氏春秋上田夫食九人春秋傳井衍沃是已其次休一耕二凡百五十畝而可食八人孟子其次食八人是已其次休一耕二凡百五十畝而可食七人周官上地食者三之二家七人田百畝萊五十畝孟子其次食七人是已其次休一耕一凡二百畝而食六人周官一易之地家二百畝中地食者半家六人田百畝萊百畝孟子其次食六人春秋傳牧隰皋是已下田休二耕一凡三百畝而食五人周官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下地食者三之一家五人田百畝萊二百畝孟子下農夫食五人呂氏春秋下田

夫食五人春秋傳町原防是己其授之之制如上田則以百晦授九口而入口九十七口入十六口七十五口六十自次以下則自入口七口六口始

其差以十制亦與殷相彷彿也

由是而貢助徹之制可

得而言矣卽以上田而論夏則四口一家耕公田五畝私田五十畝校數歲之中爲定額以貢殷則一井凡六口之家十又餘夫四共助耕公田八十畝以爲稅周則九口之家家耕公田十畝私田百畝而徹取公田以爲稅故皆什外稅一也自稅畝作則就所耕百十畝之中而擇其稼之豐茂者十畝以爲稅什一猶未改也後則稅公田又稅私田乃什二矣此則魯之重稅也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其言曰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晦歲收晦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是於私田歲取十一則亦什二也

然而三代之制亦猶曹魏典農都尉之屯田後魏之均田明興諸衛之屯田特於大難初平之日行之其後則仍其緒餘而竟之耳與封建無異也若夫承平既久生齒日繁應受田者多而鄰近無閒田井田無絕產惟有分民之法徙於都鄙徙於侯國已耳迨至都鄙侯國皆無可徙惟如漢武帝之實邊已耳又至於邊無可實則各仍其世業而授田之政不行矣聖人亦坐以待天地之盈虛消息已耳於是而兼并賣買王者不得而問焉亦天運然也若欲強爲之制則王莽之王田必亂天下矣乃或國家初造土地空曠民未復業而不爲均田之制任民自占亦不知王政者也屯之以儲軍國之用則霸政而已

饗飧 古者天子四飯諸侯三飯食必以樂侑之饗飧者
庶人之食庶人食力無算而必以晨晡爲節許行之說蓋
欲去三飯之禮等晨晡之食耳若炊爨之役庶人亦妻代
其勞未聞其且耕而且炊也集註未安

蠅蚋姑嘬之 蚋本作蠅說文秦晉謂之蠅楚謂之蚊似
以蠅爲蚊也荀子勸學篇醯醢而蚋聚焉則以蚋爲醯雞
今按醯雞好聚酒釀上似廚中飯蠅而絕小俗謂之酒蚊
非蚊也又按蠅之種類好聚腐穢中者凡有三種一蒼蠅
似廚中飯蠅而大赤頭綠腹背有金色俗謂之綠肚蠅一
似廚中飯蠅而小翅稍長集則兩翅疊若一欲雨初晴輒
飛旋空中爾雅蠓蠓郭注小蟲似蚋喜亂飛圖讚風春

兩磴卽是蟲也一形狀大小悉如醯雞俗謂之矢蚊蓋生酒饗者謂之酒蚊生矢葢中謂之矢蚊其實一也若是則蚋卽今之酒蚊矢蚊而荀子之言審矣叔重以蚋楚謂之蚊者殆以蚋亦有蚊名非卽正蚊也宋祁謂蚋小蟲日中羣飛集人肌膚而嘍其血非也此蟲絕小昏時好逐羣飛俗謂之雞蚊以喜聚雞柵中也爾雅孫注曰蠖蒙小如蚊微細羣飛卽是蟲矣此與郭注異郭注所云風春兩磴者大於蚊司馬彪莊子注云醯雞酒上蠖蒙也郭象莊子注醯雞蠖中之蠖蒙又以醯雞一名蠖蒙矣然不聚於腐惡中則非蚋矣音義蚋諸本或作蠖丁公著云一說蠖姑卽蠖姑也蠖姑俗名土狗好穴稻田之墜農者頗苦之其蟲大如小指而長周尺寸許肉翅四足不聚腐葢中亦非也集註蚋蚊

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卽本音義之或說不言別本蚋
一作螻似以姑之一字訓爲螻蛄亦疏若姑之爲訓且也
承上文狐狸食之爲言無異說也

牲殺 畜牧曰牲田獵曰殺特牲饋食用豕少牢饋食兼
用羊豕所謂牲也腊大夫用麋士用兔皆田獵所獲所謂
殺也田獵所獲謂之殺者有上殺有中殺有下殺上殺以
供祭祀重在殺也有田祿則興於饁獸有取獸之禮得以
歸爲腊供祭也無田則不能故曰不備

亳葛 亳有南亳北亳西亳之別湯所居之亳西亳偃師
也故椒舉謂湯有景亳之命景亳者西亳有景山在緱氏

西南

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景山

詩言景員維河者是已皇覽云偃

師有湯亭有湯祠湯之所居既在偃師則葛與之鄰亦必
非甯陵之葛可知矣春秋葛人來朝杜預曰葛國在梁國
甯陵縣東北今歸德府甯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或以其與北亳考城相近
因疑湯居北亳不知夏末之葛以放而不祀爲湯所滅地
入於商何得至東周尙存以春秋之葛爲夏之葛宜其謬
已按亳之爲言大也猶言京也周謂之京商謂之亳皆天
子之都也有三亳者猶周有豐有雒漢有長安有洛陽皆
稱京也湯未爲天子而所居已稱亳者猶公劉之稱京師
也古者諸侯之都皆自立美名及有天下因以名其畿內
耳商有天下乃建南北二亳以配西亳夏命未移唯偃師
稱亳而已無所謂南北亳也葛伯之國大概在河洛之間

春秋爲周鄭之地桓王與鄭戰於繻葛疑卽葛國之故墟

按此條與春秋稗疏異先生經說彼此互異特多而五稗疏中則彼此自相顧惟有數條小異耳

今茲 呂覽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古者謂收穫之時爲

茲今茲猶言今秋也當斂稅之際租稅方入會計一年之國用而曰未能非但訓茲爲此也

洚水 洚本音戶工切與洪一字音降非許慎曰水不遵

道也當禹之時河水驟漲險阻淤塞其上流則滯於龍門

橫決晉地已而畜極妄行隨處全出不循故道又逆流而

北邢魏曹濮之間滙爲澤國故曰汎濫於中國中國者冀

兗也孟子言洚水者洪水也猶下篇泄泄猶沓沓也實後

世聲音訓故之學所自起其意以爲書或言洪水或言洚

水其實涿水卽洪水聲同義同但體二耳若泄泄猶沓沓則單言其義同耳許慎說文洪涿水也又別出涿文趙岐注水逆行涿洞無涯故曰涿水洪大也猶以涿洪爲二字未得孟子之意

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 集註云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本趙注蓋以爲築臺浚池之事然未聞有築臺於山脊者唯俯因洿下則所謂下臨無地其高易見耳況川澤旣爲水滯而復鑿一坎以爲深淵將欲何爲且川澤之中何以施鑿鉏若欲池澗之深必就灘磧高處鑿築陂堰則因高不因下也按此二語見禮器上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豈爲朝夕者亦

人開之使曉閉之使昏乎爲者猶言有事謂祀事也鄭注云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上夏至祭地在方澤之中則所謂高者天也下者地也丘陵者圓丘也川澤者方澤也因高祭天因下祭地必於其類而求冀遇其精意故以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因其類而後可通其理也如此則鄭說勝趙

涕出而女於吳 集註謂吳蠻夷之國景公差與爲昏非也吳周之伯父春秋以其僭王夷之耳當時諸侯不以夷賤之也魯且越禮而結昏齊獨恥乎特恥其以師昏耳所女者說苑以爲闔閭吳越春秋以爲大子波闔閭子也考大子波卽左傳大子終景疑吳越春秋爲是說苑始於闔

閻下漏一子字耳

說苑齊景公以其子妻閻閻送諸郊而

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

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

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蠶然不棄毒於寡人則不靜

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吳越春秋閻十年謀伐齊齊

侯使女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波聘齊女少思齊日

夜號泣因乃爲病閻乃起北門名曰聖齊門令女往遊

其上女思不止病日以甚乃至姐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

葬我於虞山之巔以望齊國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

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越絕書閻伐齊大克取齊

王女爲質子爲造齊門置於水海墟其臺在車道左水海

右去縣七十里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

滄浪之水 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

凡有三說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句西流爲滄浪之水西本

南非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水經注河是以滄浪爲山源

下流入漢耳故酈善長駁之曰余按尙書禹貢言導漾水

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

決入也此其一說也馬融鄭元皆以滄浪爲夏水卽漢河

當是河字之誤之別流也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

是此水也史記索隱引水經注云鄭元注尙書滄浪之水言今

謂之夏水以下當有闕文來同故世變名焉自今謂至此當是鄭注之文來同上疑闕

冬律竭流夏始六字詳尋語義當如此是以滄浪爲漢水之別流其名夏水

者乃水自漢出別一夏水非自江出之夏水也鄭以自江出之夏水

爲滄則必不劉澄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

漁父所歌也馬鄭皆注古文尙書誤會鄭意以爲卽出江之夏水故

善長駁之曰按夏水是江流河非河入夏假使河注夏其

勢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余亦以爲非也此其二說也水經漢水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善長注曰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雖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譌音與字變矣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郗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考按洲經字之譌傳立以尚書爲正耳是以漢水中有洲名滄浪而漢水經流遂號滄浪非別有水出入此善長自造之說也今依善長其歌云云者蓋以漢流本清方水漲時則沿漢溪澗自山而溢推盪泥沙下入於漢因而濁耳滄浪楚水其歌楚人之歌孔子南遊楚涉漢而聞之屈原漁父亦楚人也故其歌同

北海東海 古所謂北海者大氐謂今登萊以北遼右永

平以南之渤海也孤竹在今永平府撫甯縣地南濱海卽
所云北海則伯夷之讓國而逃亦如季札之逸耕於野未
嘗遠離父母之邦或曰北海者海在其北東海者海在其
東則此云北海卽漢之北海郡北海國也蓋讓國時渡海
而南耳古者公子去國仕於鄰邦不廢君臣之義伯夷爲
紂播惡天下無邦遂不復仕故曰避紂也續漢書琅邪國
海曲劉昭注曰博物記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鈞
於棘津其浦今存按今沂州府日照縣漢海曲地其東卽
海史記曰呂尙者東海上人其先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
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東呂蓋卽殷之呂國爲太公父母

之邦大公亦以天下無道家居而不出若鈞渭之說孟子不言知其妄矣或曰大公汲人無據

辟草萊任土地 詩小雅東有甫草周官稻人凡稼澤夏以水粃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蓋澤畔草所生之地謂之草也是地也先王棄之不與水爭利者也卽民或自耕之但教以耕之之法而不稅其租周官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萊者休而不耕以息地力者也卽令民力有餘可以糞治成熟則亦聽之而不入井賦自李悝有盡地力之教商鞅有墾令則草無不墾萊別受忙而皆征稅但以富國而已漢書食貨志歲耕種者爲不易上

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此謂平

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即左傳之京陵澶鹵之地各

以肥磽多少爲差是土卽田而地乃非田而可以出利者

也任者專責也蓋書國中應墾之萊田任與澤草之可墾

者任地專責之吏士使督民開墾而以墾否課殿最也此蓋

李悝商鞅之法故孟子惡之集註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

之責則三代之政亦必如此而奚罪哉

負夏 尚書大傳鄭注及孫疏俱謂負夏徭地按舜虞幕

之裔後雖降處而仍居故封故謂之虞舜舜生長於今平

陽府之境虞故城在今平陽府解州平陸縣東北四十里舜之祖國也按今解州爲直隸州平陸屬之

耕歷山在蒲坂續漢書志蒲坂注縣南二十里有歷山舜所耕處是已今蒲州南三

十里歷山是也

按蒲州今爲府治永濟縣

陶河濱蒲州洛河之境也

漁雷澤抑雷首山下之澤矣

水經注河水又南逕陶城西舜陶河濱皇甫士安以爲定

陶不在此也然陶城在蒲城北城卽舜所都也南去歷山

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爲陶也審如善

長此言則雷澤卽雷首山下流傳以歷城爲歷山定陶

爲河濱皆非也歷城定陶去虞遠矣孟子以諸馮卽蒲坂

安邑之鳴條竝言則其相近可知諸馮卽蒲坂

孫疏曰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按孝經

援神契舜生於姚墟詩含神霧握登生舜於姚墟則姚墟

諸馮一也左傳宣汾洙注二水名考洙水出今絳縣而西

流逕聞喜縣入於涑水水經注以爲自下涑水亦受洙水

之兼稱故王莽以左邑爲洙亭河東郡爲洙陽也涑水又

西逕夏縣安邑蒲州入河姚墟當在洙水左右書曰釐降

二女於焉汭王肅曰焉洎虞地世本日舜居焉洎今在蒲

州南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陽及漢按漢今

在臨晉西亦鄰蒲坂大約舜所生當以蒲坂爲是蓋諸古

讀都都馮之反語卽蒲古反語到故也蒲坂旣爲虞地又

與爲泐歷山陶城泐水相近則蒲坂必諸馮明矣負夏黃山之下皇甫士安以爲

負黍是已卽南河之南舜所封國也登封有負黍亭以水經

山東陽黃山東首陽山爲一山在今鞏縣北臨河負黍在

今登封西南又首陽山在今偃師西北是則偃師鞏縣及

登封之西皆古負夏地夏下黍三字皆韻近相假借舜生

長於其祖國迨治水成功以舜紹虞且遷其國於南河之

南故曰遷於負夏自登封蒲坂抵岐周畢郢適干有餘里若徧地

去岐將二千里孟子何言干有餘里乎足知其非東夷西

夷云者夷陳也列也導山有四列蓋又以河山分爲東西

列故河東河南謂之東夷河西謂之西夷非夷服也按岐

郢負夏周之畿內諸馮鳴條皆晉之境晉於周爲甸侯不

得謂之夷趙注口諸馮負夏鳴條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

地故曰東夷之人也又曰岐山下周之舊邑近岐夷賦夷

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尋趙意則以諸馮負夏鳴條爲東

方負海之地故在夷服之中然東方負海之地去岐豐何

啻千有餘里此顯與經違非也集註一依其文不察之甚

或又以夷服非蠻夷若然趙氏何故引夷且服之亦在
名夷正以蠻夷故耳何可岐而二之卽以夷服言之亦在
王畿三千五百里之外四千里之內何得一則近畿中
一則近在甸服乎審是則夷必訓陳訓列審矣鄭注尚書
導山云四列謂導沂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
列岷山爲正陽列是以下之山分爲四列也或又或以
關河分東一列西則沂岐荆山爲正陰西列壺口雷首太嶽爲
正陰東一列西傾朱圉鳥鼠大華爲次陰西列大行遜山爲
正陰東三列西傾朱圉鳥鼠大華爲次陰西列熊耳外方
桐柏唐尾爲次陰東列岷山之陽衡山爲正陽西列九江敷淺之源
爲次陽東列岷山之陽衡山爲正陽西列九江敷淺之源
爲正陽東列岷山之陽衡山爲正陽西列九江敷淺之源
者本此或曰夷讀維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
沒於渤碣故以山西爲西維山東爲東維亦通

畢郢 郢音以整切者楚都也未聞岐豐之閒別有郢色
按此郢當作程音直貞切逸周書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
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又維周王宅程三年又

文王去商在程是程乃周之故都也字又作程呂氏春秋

武王常窮於畢程

孫疏南越志曰郢故楚都在南郡則知畢在郢之地者曰畢郢

公之所著邪

程地於漢爲扶風安陵其西北有畢陌

皆在今西

縣境內

畢程二地相近故連舉之武王既有天下以畢封畢

公高以程封程伯休父之祖皆爲縣內諸侯

孟子堯舜禹

無言卒者此言卒非崩薨明矣卒終也末也但謂其末年所常居者耳

畢程去岐不遠故統

云西夷以此推之諸馮負夏鳴條同在河東河南又審矣

或以畢郢非二地始訛卒於畢郢之語謂崩薨必一地耳

王者之迹熄 迹 轍迹也王者時巡方嶽大史陳詩以觀

風平王東遷巡狩典廢車轍馬迹絕於天下列國風詩不

陳於太史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若衛朔鄭忽秦康陳

靈之事編爲歌謠者蓋春秋初王者雖不采詩諸侯或貢之方伯以貢天子也然不采詩卽謂之詩亡可矣集註云黍離降而詩亡於義未盡

五世 考六國表及諸國世家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時爲齊宣王之七年明年梁惠王卒子襄王立周顯王四十一年癸巳宋王偃之元年四十五年丁酉齊宣王卒慎靚王三年癸卯宋自立爲王赧王元年丁巳魯平公之元年是歲齊伐燕殺子之三年己酉燕始畔齊立昭王計孟子周旋魏齊宋魯二十五年閒自顯王乙酉上朔孔子卒壬戌爲一百四十三年據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是伯

魚生於昭公之十年己巳史稱伯魚年五十當卒於哀公十三年戊午子思於時若己年逾弱冠則子思年六十二其卒當於周定考二王時去孟子已百年然則程子稱筆中庸於書以授孟子者誤也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白子上生子家求子家生子京箕孔子至子家爲五世伯魚至子京爲五世孟子正與子家子京同時適值五世之際故曰五世而斬憂其墜也或以三十年爲一世計孔孟相去之季自孟子歸而著書時去孔子作春秋百七十年也亦合

羿 古之稱羿者不一莊子列子山海經屢言羿皆非有窮后羿也窮羿篡夏身爲天子勢不復與弟子角技其死

也自以寒泥之奸更相爭奪而不緣射且以亂臣賊子假手凶徒而膺天誅孟子顧曰是亦羿有罪焉何其舍大敦而擿微愆邪謂逢蒙爲羿之家眾亦臆詞也羿上古善射之號後世多因之故堯時有羿夏復有羿窮羿戮而射師始不以羿號矣

子思居於衛 子思仕衛當在悼敬昭懷四公之時或出公反國之後世傳仕衛嗣君則誤已嗣君元年當周顯王四十五年去伯魚卒已百五十年子思年六十二計其卒已百有餘歲矣司馬公作通鑑起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去伯魚卒已八十年而記子思荅衛苟變二卯事於後亦未諗也孔叢子載苟變事稱衛君未嘗自言嗣君其巡狩

篇稱子思游齊陳莊伯與登泰山陳莊伯者田莊子伯也
伯相齊宣公當周考王衛敬公昭公之世較爲得實但孟
子言有齊寇而悼敬昭三公無見伐於齊之事獨般師之
變齊伐衛在魯哀公十七年癸丑計子思尙非疆仕之期
或後有齊師不繫大故史逸之耳又孟子稱子思爲魯繆
公臣繆公顯之元年皇甫謐以爲壬申表及徐廣以爲甲
戌蓋威烈王十九年去伯魚卒已七十六載不能無疑而
孔叢子載繆公卒縣子制服子思不可繆公卒以甲辰去
伯魚卒已九十七年尤不足信繆穆本兩謚豈悼公一謚
繆公邪否則史記子思年六十二之文有譌邪若孔叢則
掇拾舊聞多出附會不足辨也史記采錄雜說往往自相

矛盾如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當生於定公二年癸巳至威烈王時已逾百歲而史記年表於威烈王十九年甲戌載子夏授經魏文侯其誤必矣則子思之事安保其不誤崇山 盛宏之荊州記云書云放驩兜於崇山崇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孫疏以爲今在澧州慈利縣慈利在舜封五嶽之內荊州之壤不得爲投四裔且有庫之去慈利尙千餘里封弟於遠放驩兜於近乎宋之問謫驩州其詩曰崇山瘴癘不堪聞又云北望衡陽崇山在唐驩州境內牂牁江亦曰驩水自曲靖注田州入南甯府州曰驩州水曰驩水皆以驩兜得名則驩兜所放之崇山在交廣之間泗城之南審矣大荒南經有驩頭之國驩頭卽驩兜也

百姓如喪

平聲

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禮庶人爲國君

服齊衰三月鄭氏曰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然周禮如此唐虞質黷之制愈可知矣但言畿內則五服之民不服天子矣王者公天下而私其故封之國蓋以國其所世守雖失天下不亡其國故畿內之民親於九服而恩禮有加焉禮必度其可行而與惟相稱九州編毗於天子疏遠闕絕而爲天子服喪情旣不稱而勢亦不可行矣百姓者百官也百姓如喪考妣諸侯及卿大夫服斬衰也三年連下爲句三年之間四海之內冠昏祭雖通而不作樂下及乎侯國之大夫士皆然士無故不撤琴瑟於斯撤矣侯國唯君服斬衰大夫士則否但撤樂耳故下云帥天下諸侯爲

堯三年喪明侯國臣民之不與也

箕山 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元和郡縣志謂

成縣南十三里告城卽陽城也今河南府登封東南告成鎮卽告成故縣今在河南府登封縣

東南考南河之南今偃師鞏縣及登封之西境是蓋舜所

徙封之虞也趙注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似謂豫州之蠻

南者是則以鬲津爲南河矣與禹貢左傳王制三書不協恐非今以皇甫士安負黍卽負夏之說爲定陽城

今禹州密縣及登封之東北境是蓋禹所封之夏也禹都

陽城及郡古文禹居陽城左傳注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元

和郡縣志告成縣陽城山在縣東北三十八里今登封縣

東北有陽城山史記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

陽翟漢書穎川郡陽翟禹國陽翟今爲禹州世本鯀生

是號而密亦邑也今密縣卽古之密國禹封大費之類則高

本說連故皆爲禹所封以其山川爲野之號則曰陽城本

及密皆在禹封之內而陽翟全爲禹國所有密及箕山之陽城不盡屬禹封故孟堅卑于陽翟言禹國也

陰當依史記作箕山之陽今登封南境及伊陽古云伊川

者皆是亦益所封之伊也

百蟲將軍碑益姓伊氏古多以國氏則益實封伊云堯舜

禹皆以冀州爲畿內故舜禹益所封皆在豫州避者去而歸國也趙注云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可藏處也集註本之是二聖同卽嵩山爲遠避之所二室且爲受終之捷徑矣避天子位自盛德事固應從容以禮爲進遠何至逃之無人之境如避兵避難之藏形滅跡也哉逃而之谷而不得則當逃而之竇逃而之井如狐獾之窟蛇蟻之匿人將熏掘而得之此莊周迂怪之談非君子之言也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趙氏以二年四年爲在位之年蓋殷道立弟次立嫡長子則大丁薨而外丙仲壬踵立以傳大甲其制然也程子破其說以年爲歲湯壽百齡豈九十有八而生子乎竹書紀年記外丙名勝仲壬名庸湯以甲戌崩明年乙亥外丙立丙子崩明年丁丑仲壬立四年庚辰崩明年辛巳大甲立竹書編年甲子鱗次不亂實三代遺文之可徵者邵子皇極經世不紀二君年世皆折入於湯之末歲而序次唐虞夏商之年參差不齊至周宣王而後與經史合蓋誤以堯元年爲甲辰而不知甲辰爲皇甫謐之說不可依用而堯元年實丙子也繇此相差一百四十九年而序次多舛矣若夫大甲宅憂桐宮者爲之後者

爲之子大甲嗣仲王則爲仲王居喪如嗣子也湯墓在桐
仲王之墓亦在桐古者墓兆以昭穆祔葬無各爲陵邑之
制也

按此言湯墓與書經稱疏異

司城貞子 趙注以貞子爲宋卿據司城宋官耳乃司城
司馬位竝六卿貞子能亢桓魋以衛夫子自可迎來送往
何須夫子之微服哉如其不然亦孱弱蕙畏之人抑不足
以爲賢矣孔子不得於魯衛在定哀之際宋之六卿未聞
有貞子以賢著自辰佗彊大心之犇皇向二族分執宋政
皆應黨也無可爲聖人主者且微服而過宋過者不畱之
辭則未嘗信宿而無所主矣審是則貞子必非宋卿史記
孔子至陳主於司城貞子漢書人物表有陳司城貞子是

馬班皆以貞子爲陳人與趙異考左傳陳有公孫貞子杜氏世族譜以爲哀公孫司城氏通志世族畧有司城氏以爲陳哀公子勝爲司城因氏若然則貞子爲陳卿且哀公之孫公子勝之子以官氏較然可考

陳亦有司城者或效宋置之當時曹亦有

司集註旣本趙注以貞子爲宋大夫又引史記至陳主貞子之文彊合二說遂使貞子一人半宋半陳未免進退無據趙注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論但曰陳侯周史記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索隱按左傳湣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也依邠卿言則陳侯周本無諡其云湣公者或臣下私諡如宋王偃諡康諡獻之比索隱所云今左傳無其事殆誤記孟子耳或曰亡國之君諡在爵下如

周之末王名延而諡赧稱王赧也其曰隱王然王者臣下之私諡非所滅國爲之諡此陳侯亦同之本名越楚王諡之爲周稱陳侯周臣下私諡爲陳潛公也

諡法周至也是有周諡然周爲

善諡必非也周或燒之借字衛有燒公見世本

君十卿祿 集註引徐氏言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

四十人鄉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此皆據下土上推而爲之算也考左氏春秋內傳曰唯卿備百邑外傳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荀子曰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以四井爲邑計之百邑乃四百井四成之地也又邦國車乘三而用一是四乘乃得一卒四成除甸外旁加實出四乘則一卒之田正謂百邑大國之卿所食以是差之三乘乃次國之卿而小國卿當二乘大夫當一乘若五乘則又天子下大夫及大國之孤云凡此皆大夫食邑之制也一成以上乃得言邑乃四乘之公田實二萬五千六百畝三乘則一萬九千二百畝二乘則一萬二千八百畝一乘則六千四百畝似與徐氏所推縣殊然一井之

收不過稷禾秉芻缶米出外傳其餘悉貯之田閒以爲萬民

之蓄積備水旱而上不得有所私焉其芻本無粟稷禾爲

粟百六十斛缶米爲粟八斛米蓋以爲公家之稅稷禾則

半以治車乘牛以爲大夫之食采審是則一乘六十四井

其爲大夫之食采者厯五千一百二十斛也凡食邑卑者

諸侯之卿大夫皆爲卑者又自貢所食十之一則一乘正食四千六百

奇八斛以鬴計之實七千二百鬴差而下之則上士三千

六百鬴中士千八百鬴下士九百鬴原思爲孔子宰與之

粟九百始九百鬴下士一年之祿也會子仕莒得粟三秉

見韓詩外傳莊子以爲三釜蓋字之譌下士一月之祿也一歲三十六秉卽

九百鬴與百畝之收畧當九百鬴食九人則府祿蓋八百

四書和政卷二
三

駙史祿蓋七百駙胥祿蓋六百駙徒蓋五百駙云由是以
言亦與徐氏所推符同而士食田阜隸食職之制皆在其
中矣大夫并食貢凡八千駙又一家宰一邑宰各九百駙
并貢又二千駙合萬駙實千鍾大夫之祿也孔子爲魯司
寇奉粟六萬卽千鍾實六萬四千斗舉成數言六萬耳三
千鍾則次國卿祿曾子仕三千鍾

見莊子

蓋次國卿云此又

兼官宰食加而言也

百畝之糞 集註云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
說本之趙注然文勢不順王制作百畝之分注曰農夫皆
受田於公田肥墾有五等收入不同也蓋分者田高下之
分等也此語總冒下五句於文爲順此經當从之耕者之

所獲一夫百畝此言所得受於公之田百畝之分以下又
言田雖同名百畝而肥礲之差又自有五等也又考糞字
正訓除也故說文曰糞棄除也廣雅曰糞除也周禮曰掌
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曲禮曰凡爲長者糞之禮左傳曰
小人糞除先人之徹廬皆謂埽除也旣又以所埽除者爲
糞說文糞从収推革棄采官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又
曰茵糞也論語曰糞土之牆左傳曰是糞土也是已旣又
轉爲饒美月令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注曰糞美互文
廣雅曰糞饒也周禮曰凡糞種注曰凡所以糞種者皆謂
煑取汁也蓋謂煑諸獸骨肉取汁以饒美穀種耳荀子曰
樹落糞本是已又自除轉而爲盡廣雅曰糞盡也龍子曰

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言盡其公田之所收而不足

夏亦有不田故

日農及雪澤初服於公田說又見上

細勘諸訓無一與此經合者斷以破字

從王制爲安

費惠公 考之春秋無所謂費國者集註云費邑之君邑

安得有君而稱公且旣曰小國之君明費之爲國而非邑

矣困學紀聞曰春秋時費爲季氏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

邾邾蓋戰國時以邑爲國意者魯季氏之僭與愚又按呂

氏春秋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是費在鄒邾邾滕魯之

閒也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

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

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

魯人果攻鄆而數之十罪而曾子之所諍者九魯師罷鄆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審是則魯與鄆近故相攻尸子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洽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疑子陽卽惠公由斯以言則伯厚以費爲季氏之後其言難矣考之魯世家及六國表竝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則三桓非復如定公時陪臣勝而微也又考之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則悼公之末季氏猶臣屬魯未爲費君韓非子言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或者所弒之君卽悼公此又悼公末季孫未爲費君之證則惠公蓋當魯元穆二公之世爲季昭子之後也

又檀弓稱曾子疾革之言曰斯季孫之賜也則當曾子卒時季孫尙未僭費君而說苑云魯人攻鄒曾子辭於鄒君其所云曾子必曾申子西而非子與也若是則惠公在元穆之世又明矣或以費卽魯果爾則說苑何以言魯人攻鄒呂氏春秋何以言費又言魯邪或以費卽鄒果爾則史記及呂覽何以言鄒又言費邪其說皆非也惟以費卽費滑費子陽卽駟子陽於理頗似然費滑去鄒邾邳滕及魯較遠終不如季孫氏之爲確也

殺越人 集注云殺人而顛越之人旣被殺則自踣於地奚待人顛越之乎但言殺人其罪已極可勿論其越與不越也按越者踰也遠也越疆遠行之商旅也殺越人於貨

律所謂攔路劫殺者是已附近之人雖挾重貨盜猶不敢肆其惡唯越境孤客殺者易以滅口是以凶人敢試其鋒刃而人不爲之飲恨也

牯亡 牯亡之牯从牛从告牛馬牢也費誓曰今惟淫舍牯牛馬其从木之牯則手杻也集註訓牯爲械以牯爲牯之失也牢牛馬者禁其動逸如人之遏其仁義之心不使流動自非桎牯之謂

狼疾 集注謂狼善顧疾走則不能使果有養指失背之人可僅謂之急遽而不能顧乎趙注曰此爲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是以狼疾爲狼藉而以亂釋之考狼藉乃落錯疊韻字之轉蓋憤亂之兒也當从趙讀狼藉爲是

趙孟 集注云趙孟晉卿也考趙氏盾武鞅無恤皆稱趙孟柄晉政然當孟子時趙已篡晉且稱王矣不當復以字稱疑所謂趙者乃平原君趙勝孟者卽孟嘗君田文也田文食孟嘗或別以邑氏孟耳孟子時二君之勢最震耀於人之耳目或又曰六國表趙成侯十八年有趙孟如齊考其人雖與孟子同時未聞其有能貴賤人之權非也

曹交 趙注云曹交曹君之弟集註因之按曹於魯哀公八年爲宋所滅至戰國時名其故都爲陶秦東畧地取之以封魏冉不知趙氏所云曹君者果何氏之君邪按邾小邾皆曹姓則交或二邾之後或疑曹乃邾姓非氏密是邾後不豈稱曹交然古人如彭祖姓氏皆爲彭焉熊姓半氏又或曹旣滅而其子孫以國鬻半鬻一字邾人或同之

爲氏流寄他邦而交其後裔要非有介弟之尊也

膠鬲 膠鬲爲殷之老臣觀孟子言輔相之與微箕並列可知己記稱武王遇兩恐紂以膠鬲視師之言不實而殺賢臣則鬲之歸周與商容同在城殷之後矣或謂文王遣鬲爲間於殷說尤詭誣膠鬲之舉當在紂父帝乙之世未嘗一日立於文王之廷集註謂文王舉之本之趙注然誤矣

血之梳杵 集註云杵舂杵也雖云書不足信然言事亦必有其理而後成文師行糧食戰則齋糗糒守則輸米以炊未有挾杵白以行者如云居民廬舍中之杵白則甲子之師陳於牧野非擣壘陷城何至入民廬舍而殺人按杵

本植字之聲譌盾也凡爲盾之木材必輕而製必薄故有可漂流之理雖爲已甚之辭然亦後世尉繚白起之兵所或有也

衿衣 說文衿元服也月令注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衿疏曰衿是元色凡衾服上衣元象天下裳黃象地衾衣色元故曰衿衣集註云畫衣本之趙注然衾衣雖畫而衿不訓畫也又元端服亦元衣此經衿衣與鼓琴二女果並言應是燕居之服疑元端爲是衿字亦作衿獨斷曰衿紺繒也吳都賦注曰衿阜服也左傳注曰衿服黑服也皆是殺人父兄 爲人父兄胥人也殺人父殺人兄者亦殺人耳當其殺之豈擇人之有子弟者而殺之邪抑豈擇人之

無子弟者殺之而可免於報邪又豈置其人勿殺而但殺其父兄邪若均是人而名之曰人之親則孟子之言亦迂繆矣蓋殺人父兄云者因其子弟而殺之故以父兄稱此謂當時立參夷之法以子弟之罪累父兄而殺之也始置參夷之刑者及以參夷之法論獄者其人皆卒得參夷之禍蓋孟子有感而言集註未悉

丘民 釋名丘聚也廣雅丘眾也聚之眾則大矣故楚人謂長媮爲丘媮亦言大也審是則丘民者眾民也大眾也所謂天下之民歸心也若偶然獲譽於隴首之農夫而爲豪傑之士所不與亦何足以爲天子

榱題數尺 集註云榱桷也題頭也顧數尺之義未詳蓋

屋庫淺則雷短屋高深則雷長雷長則筵宇暗而瓦易下
迤於是於椽桷之外別加椽題覆於椽上使簷際昂起則
宇際軒敞如鳥翼之張矣然不施椽題者雷水順下既加
椽題而有數尺之昂起則雷水且逆上而溢漏於是於瓦
下椽上施薄板而以泥傅之上爲筒瓦使雷水雖稍逆猶
下流而不中溢既加薄板施泥塗載厚重之瓦則一切薄
椽椽棟皆必以鉅厚之材承之舉一椽題數尺而屋之壯
麗宏遠皆可推已以下基言之則數仞之堂必有十仞之
室以上宇言之則有數尺之椽題必有數十圍之梁棟不
言宮室之壯盛而自在其中矣

後學歐陽中鵠重校

後學王允縉少谷重刊

後學薛春熙鹿萃重刊

後學吳中俊健侯重刊

四書稗疏卷二終

四書考異

船山遺書

明衡陽王夫之譏

許慎說文解字所引字畫不同者 藁竹猗猗 藁从艸
本訓王芻也詳詩稗疏 赫兮喧兮 喧況晚切寬嫺心
腹貌 瑚榼也 榼从木本木器也 文質份份 音義
同彬 諺予之足 諺尺氏切別也多之字諺予之手當
同 諺曰 諺力委切說詳疏中 色艷如也 艷蒲沒
切變色貌 趨如也 趨音翼趨貌 結衣長 結音褻
衣今文作裘 衿紳 衿音義同掩 不使勝食旣 旣
居未切小食也 公伯寮譎子路於季孫 寮从宀譎乃
告譎字懇本易懇懇移吉之懇 有何臾而過孔氏之門

者 何胡可切从人从可人可負也借爲誰何字从艸之
荷菡萏也與苦怪切艸器 深則砵 砵音厲履石渡水
也 友誦伎 誦部田切巧言也秦誓惟截截善誦言
以杖何苳 苳徒弔切盛艸器 榦而不輟 榦从木音
義同榦 曾西欵然曰 欵才六切欵然怒然也 隸天
之未陰雨 隸音義同迨陰亦當作露山北曰陰 成颺
颺苦閑切 無然詘詘 詘余制切多言也與泄同
爲不若是兪 兪呼角切忽也與忽別 窳三苗於三危
窳麤最切塞也謂禁錮之 諫諫而來 諫魚怨切舒
徐也 放勳乃殂落 殂昨胡切死也 散不畏死 散
眉隕切昏冒也 澆浙而行 澆其兩切浚乾浙米 顏

之推曰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許慎勝孔子邪主人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邪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荅曰許慎簡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有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尙得臨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邪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血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之推此說誠爲通論自解散隸體古文已隱固不得舍叔重以爲準矣其未經說文引據者今文率同俗書謹以許慎李陽冰徐鉉所定字正之於後 居易以俟命 居當作尻居蹲居也今人別立踞字俟當作俟或作猷俟大也詩儻儻俟俟 矧可繹思 矧从弓从矢作

張古無矧字 昭穆 昭當作召 帝招切取義於昭明之

昭而形聲固別 朱子謂因司馬昭諱作韶音非也許慎無

緣預爲晉諱 昆弟也 昆當作鬲 昆同也又爲昆夷之

昆 必有妖孽 妖當作媿 妖好女也孽當作蠶孽庶子

也艸木之怪爲媿故从艸 禽蟲之變爲蠶故从虫 載華

嶽而不重 華當作粵音胡化切華唯呼瓜虎花二切

庶幾風夜 風當作夙解散作夙字从凡無義 而民威

於鉄鉞 鉞當作戍鉞與鐵通 小大甬之 甬字本如

此省弓不成字 子貢 貢當作贛賜也名賜故字贛樂

記越絕書俱正作贛貢獻也音同義別 譬如北辰 辰

當作唇辰大辰心宿也 不踰矩 矩當作巨或作渠考

工記作萬古無矩字 退而省其私 省當作者少自識也私當作厶背厶爲公私禾也 人焉廋哉 廋當作屨王曰叟當作窆叟不成字 嗚呼 嗚當作烏或作於从口不成字 吾不復夢見周公 夢當作寤夢莫紅切夢夢不明 與之釜 釜當作鬪从父从金旣不成義亦難以下筆省金从玉益不成字 與之庾 庾當作魁庾倉之無屋者也 郁郁乎文哉 郁當作鬱古無郁字从下从卩俱所不安 誨人不倦 倦當作彘从人从卷無謂飲水 飲當作飲古無飲字 弋不射宿 弋當作雉七槩也詩註別作杙又皐色也慎夫人衣弋綈 如有所立卓爾 卓當作稹卓高也稹立貌 巽與之言 巽當

作彛易彛卦從此異具也撰選饌饌字所從俗書作異亦
謬 與衣狐貉者立 貉當作狨獸名貉莫白切北方夷
名俗以貉爲狨解散狨旁作百爲蠻貊字皆謬 與與如
也 與當作舉趣步舉舉也 沽酒而脯 沽當作酤沽
水名在漁陽今直沽河沽之哉亦當借用酤字賣也 迅
雷風烈 烈當作颶烈火盛也 不可徒行也 徒从上
从辵隸當作迭解散古文作徒 斗筭之人 符當作籍
古無符字 謂之躁 躁當作趨古無躁字 孔子辭以
疾 辭命之辭从箇辭受之辭从受古者見必有贊不見
則卻其贊辭而不見自當作辭若蔡伯喈以薑曰隱受辛
爲好辭之辭則抑誤也 深耕易耨 耨當作耨或作耨

古無耨字 數罟不入洿池 池當作沱古無池字 俯
足以畜妻子 俯當作頤古無俯字從俯無取 率西水
泝 泝當作泝古無泝字 天下之商 商當作商从商
省从貝與商周商量之商別 雖有鐵基 基當作錡錡
鑊柄也基堂址也 若將拯已 拯當作拊或作搯从丞
不成字 民之憔悴 憔悴當作顛悴當作頤左傳一作蕉
萃 飢粥之食 粥當作鬻音糜俗去鬻讀作祝誤 負
耒耜 耜當作耜不从耒 許子必種粟 種植字本从
童種稜字本从重後人兩易之 滌濟潔 潔當作濕濕
本音杏水出東郡武陽入海別無潔字其燥溼之溼本當
作溼是猶惡溼而居下作濕者相承之譌以潔爲濕以濕

爲溼其迷謬久矣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域當作或借

爲或者之或耳从或从土乃古國字 使契爲司徒 契

當作使契唯魚既切一音券也無音私列切者 或相什

百 百當作佰與什同意十百數也什佰十倍百倍 螻

食實者 螻當作蠱俗省 誅紂伐奄 奄當作郁奄大

也又奄官 其麗不億 億當作意加人作億安也从意

作億不成字 濟人於溱洧 溱當作澗溱臨武水名

彌子 彌當作彌从弓不成字 抱關擊柝 柝當作櫟

从斤不成字 芻豢 芻當作物芻刈艸也又王芻 君

子不亮 亮當作羸亮不成字 狐狸 狸當作狸不从

犬 菽粟 菽當作未菽子蕭切味果也俗作椒 凡屢

見者但舉其一餘皆可通他如德不从才然當从口懸壻
从牙溪不从采闕當从門之類流俗傳寫成熟不能徧適
合外內之道也 今監本四書大全作內外按外內內
外隨文先後皆可古本相承作外內不當改易若俗解謂
合外於內則織迂矣 萬章曰鄉原一鄉皆稱原人焉章
趙氏本萬章作萬子想亦臨文偶異屋廬樂正公都既得
稱子章亦可稱但趙註謂其不解聖人之道故稱萬子美
之以責之斯迂謬矣然遠改章字亦非闕疑之道當仍萬
子自可不用趙說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後學王光緒少谷重刊

後學吳中俊建疾重刊
後學薛春熙鹿萃重刊

四書考異終